



云壑回响放排歌

熊伟明作

在谢屋村漫步

□王先桃

他是长征模范。新中国成立后,谢宝金本可留在北京工作,可他执意回到老家,成为供销社的一名收购员,直到退休。

近70岁的谢道元回忆起爷爷谢宝金,眼中满是敬爱与怀念。从懂事起,他就一直与爷爷在一起睡,爷爷晚年时,他像“拐杖”一样陪伴在爷爷身边,悉心照料。在谢道元的记忆中,爷爷和村里的普通老人没有两样,从来都没有以“长征模范”自居,爷爷总是教导晚辈要踏实做人,认真做事,不要忘记自己的根。

其实,谢屋村不大,2.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14个村民小组,800多户人家的生活与梦想。然而,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,这个村庄却因贫穷所困,经济发展举步维艰。但及时雨来了,2012年6月25日,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出台实施,滋润了谢屋村这片干涸的土地。

不久,国家节能减排保护传统村落的300万元资金来了,谢屋村东山世家公祠、大夫第、存正公祠等古老建筑,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,开始了它们的重生之旅。后来,上海浦东新区人武部对口帮扶资金1000余万元的注入,更是为谢屋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。一条条平整的石板路铺就,一盏盏明亮的路灯点亮。中心村建设资金800万元的投入,又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整治添砖加瓦。谢屋村的面貌焕然一新,曾经破旧的房屋得到了修缮,垃圾得到了清理,污水得到了处理,村庄变得整洁有序。

如今,漫步在谢屋村的古巷中,仿佛穿越在时空隧道,青石板路、雕花门窗、飞檐斗拱,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。而路边崭新的垃圾桶、整齐的绿化带,又让人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气息。谢屋村在传承与发展中找到了平衡,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舞台上,农创、文创、众创,在这里薪火相承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。谢屋村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在这里,我多次听漂亮的刘通讲红色故事,她是一个易流泪的姑娘,自己都能被自己讲的故事感染。村里还有个叫谢雨欣的姑娘,在刘通的影响下放弃县城奶茶店工作,也跟着刘通学习讲解技巧。如今,每逢周末,在谢屋村的古建筑群中,总能看到戴着讲解牌的年轻人身影,她们用方言向游客讲述着“下马石”的来历、“东山世家”的家风……

前年霜降那天,刘通穿着印有“谢屋古村”字样的围裙站在镜头前,身后是挂满红辣椒的大棚:“家人们看一下,这是我们村的‘红军椒’,辣中带甜,就像咱们的日子一样红火!”据悉,那场直播卖出了2000斤辣椒,销售额突破1.2万元。

暮色浸染水头河时,漫步在谢屋村,见古村的飞檐在晚霞中舒展如翼,新建的光伏板在田间闪闪发光,古老的建筑与现代的大棚在霞光中并肩而立,我终于明白,乡村全面振兴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的土壤里重新发芽。

我生于赣南群山皱褶处,长在客家土墙驳里。祖上世代皆与黄土结缘,到我这一辈,血脉里仍流淌着锄头的记忆。

家中八子,我排行老七,恰似秋收时遗落在田埂的稻穗,不甚起眼却自有生机。父亲常年在外,每月寄回的汇款单薄如蝉翼;母亲带着我们这群“泥猴”,在晒谷场上翻晒着比黄金更珍贵的口粮。

老宅是座褪色的四合院,白墙早已泛黄,像祖父抽的旱烟熏黄的牙齿。门前小溪终日絮语,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古老秘密。

春日李花纷飞时,整个院子都在下雪;秋深橘子压枝,连麻雀都醉得飞不稳当。我们这群野孩子,滚铁环能滚出《水浒传》里的连环阵,抽陀螺能抽出《西游记》中金箍棒的呼啸。衣裳补丁摞补丁,却比皇帝的龙袍更自在——至少爬树时不怕刮破。

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童谣里,家里竟盖起了新房。记得母亲带着姐姐们挑着箩筐,扁担压出的红痕比晚霞更艳。父亲每月四十元的工资,要分成八份:一份买盐,两份换油,三份扯布,剩下的是全家人眼里的星光。我们喝着照得见月影的稀粥,却长得比后山的毛竹还精神,风雨来时集体弯腰,风过后又挺直脊梁。

我们家是全村第一个买黑白电视机的,那台“熊猫”成了全村人窥探山外的窗口。放映《霍元甲》那夜,从客厅到晒谷场,挤得水泄不通。我踮着

父亲退休后,孤身一人待在村里,村民们都认为父亲与儿子小波关系不融洽。

其实,小波与父亲,二人感情甚笃。小波五岁那年,久卧床榻的母亲离他而去。为了小波,父亲未再婚娶。

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。母亲去世时,小波尚未上学,父亲只好每天把他带到学校来,让他坐在教室后面。小波上学后,父亲把他放在自己班上,从一年级带到五年级。失去母爱的小波很懂事,品学兼优,深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。村里读完小学,小波到镇里读初中,再到县里上高中,后考上省里的大学,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县里,在县委工作。几年后,小波在县城结婚成家,父亲脸上终于绽放出舒心的笑容。

父亲退休后,小波请父亲到县城来随他一起生活,原以为父亲会满口应承,没想到父亲却拒绝了,说:“我在乡下习惯了,就让我待在村里吧。”

小波在县委机关埋头苦干,政治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,刚过不惑之年,便当上了局长。

得知小波当上了局长,父亲高兴又不安,很快搬到小波家住了下来。此后,家中门庭若市,客人络绎不绝,父亲

山门内外

□欧阳明

脚尖,望着荧屏上跃动的光影,忽然懂得:这方寸荧屏里跳动的,是山外世界的倒影。

晨光熹微时,我牵着大水牛上山。牛啃着露水的嫩草,我喟倦了边的连环画。晌午的太阳像母亲煎的荷包蛋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学骑那辆“大二八”自行车时,人还没车座高,只能像只螃蟹般横着身子“掏裆”骑,摔进沟里啃了满嘴泥,却尝到了自由的滋味。

煤油灯下的夜晚,我们几个小脑袋挤在一起写作业。灯芯挑得短短的,母亲说省下的油够炒一盘青菜。火苗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,像极了我们捉摸不定的未来。父亲偶尔回家,带回来的水果糖要用菜刀小心劈成八瓣,长大后再也找不回当初的甜味。

那条通往外界的“天路”,像老天爷随手扔下的麻绳。十八道急弯处,客车

轮子空转卷起的泥浆,能把车窗糊成毛玻璃。我经历过两次惊险:一次侧翻时,满车人像晒场上的豆子滚作一团;另一次刹车失灵,车厢里爆发的尖叫比山风更刺耳。命悬一线时,突然想起母亲说的“阎王也嫌山里人穷”。

当第一拨打工仔穿着喇叭裤回村时,整个山坳都震动了。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电子表、录音机,还有关于“流水线”的神话。我们家族二十六个同辈,如今散落在东莞的车间、温州的作坊、上海的工地。堂兄陶狗在深圳当了包工头,回村时小轿车惊飞了一路鸡鸭。只有小叔还守着祖田,说总得有人记得稻子是怎么长的。

去年清明,我携女儿重返故园。十岁的城里丫头穿着小皮鞋,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一步一趔趄,活像只受惊的小鹿。推开斑驳的木门,老宅静得能听见尘埃落地的声响。院坪上的野草疯长得齐膝高,几株蒲公英在风中摇曳。穿堂风呜咽着掠过空荡荡的厅堂,将墙角残存的蛛网吹得瑟瑟发抖。阳光从破漏的瓦缝间斜射进来,照亮了地上散落的几粒干瘪的稻谷——那是老宅最后的收成。

月光漫过山脊时,我总想起那些散落的岁月;煤油灯下母亲补衣的剪影,晒场上父亲磨镰的声响,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分食一个月饼时,每个人眼里映着的同一轮月亮。如今我在城里写着永远写不完的材料,而故乡的云正掠过老宅的屋脊,像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。

有退回去的烟酒,始终是父亲的一块心病。父亲与这家烟酒店的高老板议好价格,拿烟酒换回了现金,随后,通过邮局汇款,将钱一一退回给送礼者。从此,有客人登门拜访,父亲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,也不执意让客人带回礼物了。

后来,小波单位要盖新的办公楼,不少老板又开始找上门来了。包工头余老板提着烟酒,内装数万元现金,来到小波家,想探探水。父亲沉着脸把他训斥一顿,余老板提着东西灰溜溜走了。回去的路上,余老板想起父亲有点脸熟,好像在高老板那里见过。

余老板是高老板的老雇主,老熟人,余老板上门找高老板想问个究竟,高老板狡黠一笑,余老板便心知肚明。

很快,有人举报小波受贿,父亲销赃。纪委经调查,真相大白。父亲自进城后,用笔记本记下了每笔没退回的礼物换了多少钱,每笔钱汇出去后还保留了存根。

小波从局长岗位退了下来,父亲如释重负,提出回乡下去。看着头发花白、佝偻着背的父亲,小波说:“乡下好,清静。等我退休了,我也到乡下来住,陪您安度晚年。”他强忍着,没让泪水流出来。

主动承担了倒水泡茶的接待任务。来访者鲜有空手而来的,他们多拎着名烟名酒。离开时,父亲定会将东西塞还给他们。倘若他们推辞,父亲都会说上这样一句话:“拜托了,不要让我家小波犯错误。”当然也有执意要将东西留下来的。有一回,小波的初中同学求小波办事,临走时,父亲提着东西把他送至门口,那人不想把东西带回去,用力把防盗门一关,把父亲两个手指狠狠夹,手指皮开肉绽,流出殷殷鲜血。

一日,父亲外出溜达,在小区对面的那条街上,看到一家烟酒店门前挂一广告牌:“高价回收名烟名酒。”家中几起没



赶海 汤青 摄

濂江两岸绿意浓

□徐泽万

濂江,准确地说是一条河,穿龙南城而过,沿河建造了一座典型的水主题公园。

濂江两岸,绿意正浓。河水清清,游鱼悠闲;绿道蜿蜒,花草向荣。这里成了城市的“绿肺”,更是市民休闲、健身、娱乐的好去处。

濂江两岸大树林立、遮天蔽日,犹如森林宝库。树木有20多种,古樟、朴树、黄檀、槐树、香叶树、苦楝树、柳树等,最多的要数枫杨树了。

枫杨树非常高大,大约有五层楼那么高,树皮很粗糙,斑斑驳驳,看起来非常有年代感。树干很粗,支撑着上面的枝叶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果实,一串串垂直地挂下来,好像帘子一样。

从远方飞来的白鹭,与在此栖息过夜的各种鸟儿,早已占据了濂江的一片水域。它们时而在河上低空盘旋,身姿轻盈而优雅;时而停歇在枝头,宛如灵动的仙子;时而在浅水中觅食,怡然自得。令人惊奇的是,这里竟然能看到鸥鸽和斑鸠的身影。

绿草如茵,大地仿佛披上了一块绿油油的柔软毯子。淡雅的各色小野花,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草丛中,为这片草地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色彩。

濂江两岸修建了混凝土防洪河堤,安装了护栏、路灯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城市河流,江面上没有漂浮物,水面平缓,绿波荡漾。白天,一些垂钓爱好者忙着寻找最佳位置,静心下钩,若收获鲫鱼、鲤鱼之类的,每每能愉悦一整天的心情。

在散步的时候,听见“扑通”一声,不知是藏在水草间的青蛙跃进了水里,还是水中的鱼儿欢快地跃出水面后又落下,目光所及之处,唯有一圈圈涟漪,悠悠地向岸边荡漾开去。

濂江水主题公园因其优美的环境赢得了市民的青睐,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,只要不下雨,这里总是热闹非凡。打太极拳、拉二胡、踢毽子、下象棋、跑步、跳舞,互不干扰,自得其乐。孩子的欢笑与老人的歌声在公园回荡,谱写成一曲幸福和谐的生活乐章。

故乡的满山红

□王历瑞

每年仲春,故乡的山山岭岭都开满了满山红,那红艳艳的花朵,把故乡装扮得朴素又大方。

满山红是故乡客家人对红杜鹃的昵称,红杜鹃是中文学名,映山红是地方俗名,满山红是奶名。满山红的生命力很强,它们不择地势,不择土壤,无忧无虑地生长。坡地也好,沟壑也好,山峦也罢,一旦落地,就能生根,三两年就开满密匝匝的花儿,如串串风铃。越是年岁大的,花儿开得越是灿烂,越是透着一种气势,犹如勤劳朴素的故乡人,深深地扎根在朴素的土壤里,彰显着平凡却充满希冀的生机与活力。

每次看到故乡的满山红,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奔腾不息的溪水、深山老林的古道,郁郁葱葱的森林,还有那穿着草鞋、戴着斗笠、披着蓑衣,在田头、地角、山间辛苦劳作的故乡人,那是我心头永远定格的风景,是一幅幅过目不忘的动人画卷。故乡有一句农谚:满山红开花,牛牯要担耙。意思是说,满山红开了花,农忙开始了,牛牯要犁田、耙田,春播春种进入高潮。

在那个季节里,故乡人无论谁上山干活,都会摘几枝满山红回家。男子砍柴、妇娘割草回来,在担前担后插上几枝满山红;老大爷上山挖草药、老婆婆上山割藤、采菇,也忘不了在背篓里放几枝满山红捎回家。客家女更不用说了,豆蔻之年的少女最爱美,她们上山采摘大把满山红,用玻璃瓶插好,摆满她们的闺房、书房。还有一些放牛的人,把满山红编成一圈一圈,套在牛角上,成了放牛回家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最为兴奋的当数细伢们,满山满岭地跑,他们不是去欣赏,而是去品尝满山红的。满山红可以食用,放进嘴里咀嚼着,甜甜的酸,酸酸的甜,别有一番风味。

在“无处不飞花”的时节,我满怀虔诚又来到红阳山上。红阳山是信丰县西牛镇牛颈村的最高峰,在南康龙回、赣县大龙、信丰牛颈三地交界处,海拔600多米。在红阳山上,当年工农红军修筑的工事,如今还依稀可辨,昔日的战壕上面现在开遍了满山红。望着红阳山上漫山遍野的满山红,我思绪万千,禁不住回溯起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的插曲:“夜半三更哟盼天明,寒冬腊月哟盼春风,若要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啊,那深情的歌词,优美的旋律,不仅表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,更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敬。

望着那火红火红的满山红,我想起了牛颈游击队的那首歌谣:“小小牛颈,人人好汉,铜锣一敲,四面应响,男人打仗,女人送饭。”那是何等的风云际会啊!游击队员流血牺牲时,应该就躺在盛开的满山红旁边吧?因此,故乡人爱把红阳山上的满山红比作英雄的花、英雄的鲜血。的确是,只要你凝视它,它真的鲜红欲滴,犹如血花!

曾纪财,1908年出生于信丰县牛颈村一个农民家庭,幼年读过三年私塾,后考入信丰县立小学就读,在“五四运动”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,青年时代就喜读进步书刊,萌发了革命思想。

1926年,曾纪财和父亲曾传浪一起组织了牛颈农民协会,曾传浪被选任主席,曾纪财担任文书,兼职日常工作。第二年冬,曾纪财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6年2月3日,曾纪财在牛颈红阳山脚下的杨柳坑召开会议时,因叛徒告密,不幸被捕。在敌人的多次诱骗和肉刑逼供面前,他大义凛然,视死如归,不露半点口实,终于在牛颈惨遭杀害,时年仅28岁。曾纪财以碧血哺春花的英雄气节,赋予了故乡满山红的特殊含义。

登上红阳山,不得不为它的气势所惊叹,那整整一山的满山红,染红了漫山遍野。此时此刻,我怀着崇敬的心情,选采到红阳山上一束最红最艳的满山红,放在革命烈士曾纪财的墓碑前,以表达我深切的怀念和无限的崇敬!多年来,不少游人自觉摘来满山红,一枝枝、一束束,摆放、竖立、抛撒在烈士墓前。

一山满山红,花开红满山。故乡的满山红啊,是万物的欣欣向荣,是故乡人民红红火火的生活。